



元文類卷第三十一

記

石田山房記

馬祖常

桐柏之水發為淮東行五百里合澗潢山谷諸流
左盤右紆環繚陵麓其南有州曰光土衍而草茂
民勤而俗樸故贈騎都尉開封郡伯浚儀馬公實
嘗監焉公之子祖常少賤而服田于野以給饘粥
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子之勞而將去也迺
為之卜里中地亟其葺屋而俾就家焉屋之側有
崇立可五七丈溪水傍折而出岸碕之上嘉樹苞



竹蒼蔚蔽虧前爲木梁梁溪而行周垣悉編管葦
門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隣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
相貫貸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笈來
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說其耕之士雖硤瘠寡殖不
如江湖之沃饒然猶愈於無業也祖常者因樂而
居焉於是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爲記與圖以
屬當世能言之士請爲賦詩異日使淮南人歌之

小圃記

馬祖常

余環堵中治方一畛地橫縱爲小畦者二十一塍
崑崙奴頗善汲晝日緝水十餘石井新浚上厚泉

美灌注四通春陽土脉亦憤起古所謂滋液沃
何生不育者信矣哉雜蘆菰菁葱薤諸種布分
其間柵以稽薪限狗馬越入蹂躪圃在前時爲故
主馬廐土有糞合水之膏澤併漬之後菜熟芣羹
以侑廩米之饋韶吾於世資蓋寡取也如是可日
計矣學子汪瑄曰鑄鐵作齒綴于橫木使土平細
尤宜菜余謂不然土之力完則殖繁若力盡則亦
不殖矣因爲治小圃記

上都分院記

馬祖常

天子歲省方留都丞相侍省中率百官咸以事從

或分曹釐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
具或執橐鞬備宿衛或覘符璽金帛尚衣諸御物
惟謹其爲小心寅晨趨走奉命罔敢少怠而必至
給冰更上之日迺得一休也惟詞臣獨無它爲從
容載筆給軺傳道路續食持書數囊吏空牘旬日
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微勤以自効而亦
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研精於思
慮而專以文字爲職業非如衆有司務以集事爲
賢者也至治三年汝陽曹公子真分直學士院實
應從行祖常攝官待制聯爲出借上日懼譴薄益

以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內外清謐臣隣庶耻
不煩訓誨蠻夷懷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
辭猶慎且簡間爲民歲而祠其祠之祝亦不誣神
而夸故其意質而文又寡是以益積其蘊蓄而不
得肆發而爲詞詩以形容國家太平之功乃更相
與樂其秩之美而喜其被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
服是選者良亦榮矣夫良亦貴矣夫可不研精於
思慮以俟上之召必蹈渾噩之實而列陳之則庶
乎不戾於躬也不戾於躬則於古也近矣志諸壁
因以存故實云是歲六月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

史院編脩官馬祖常記

績溪縣尹張公舊政記

徽之績溪人程燧走京師致其邑之老之言曰今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公當大德十年尹吾邑有善政去二十二年吾民未嘗忘使燧口其事之徵於神者一徵於人者七將求文章述載刻金石以傳吾子攻文辭聞四方敢請予曰當在官樹碑頌功德藉曰有禁不爲於去之始必待二紀之久何也曰吾邑之老曰公之政著吾邑人之心吾邑不必碑故不謀之始去去闕焉若是而終

將碑者蓋天下行省十民物浩穰莫吾江浙若郡邑類十百守令庶墨哲愚不齊小民遠朝廷被刻害者多而守令率中人十七八不能不計利功公以良民使獲知於上歷顯要來參預吾省政事故將傳以警凡有民社者俾慕以思企及則吾江浙類千万人庶日就安樂不然吾邑之人耆語壯壯語弱語穉固不忘也奚求堅於石曰是故然然徽江浙屬獨不病識者之議媚夫人乎曰吾儕小人固嘗竊惑於是吾邑之者曰夫嫌賢者不避吾將以警在位期吾東南民安樂可以嫌遂已曰昔

宋璟當國廣州民刻石頌德璟奏禁止公法璟碎
文石泰何曰苟得刻吾子文一日即碎其事之傳
固不可遏而足以警職字民者矣吾邑之老比羸
糧主進以遣燧也固已集閭巷反復計之矣以爲
無不可故來願無讓曰然則請其詳曰歲丙午丁
未邑荐饑民或攘竊自活胡寄者聚羣不逞將據
山林負固嘯妖爲公覺皆就禽且勸分振乏民得
不死殍不魚肉於盜邑歲貢金三鉅視民田多少
爲賊貧者或鬻末業富民而不更籍吏驗文書徵
貧者如故往往被筮楚破家負責遁逃公一責諾

田今所主家貧者悉得蘇舊徭役弗均無條教繩
墨公召民俾度力所堪第高下自承皆不敢隱列
爲簿帳始終相沿民獲其平國制用中原兵戍江
南列城非大故不易而兵若民異屬萬夫長千夫
長百夫長恃世守凌轢有司欺細民細民畏之過
守令其卒羣聚爲害或訟之有司舉令甲召其偏
神共弊則諾而不至事率中寢民苦無可奈何邑
戍卒許來孫尤縱暴民陳亨愬之公遣吏語其長
曰若兵爲凶害遠械以來則罪止其身不然且具
若姓名以御衆無紀統聞諸司憲二者若擇之其

長皇恐索來孫縛致受罪後或以徼巡當至村落
間亦必白始敢出雖出民雞狗不驚邑之十一都
有死比丘棄谿中不知主名公以事道溪側忽羊
角風擁馬首旋不以公顧吏吾聞長老言羊角風
多異物憑附豈比丘有靈耶因祝期三日必索賊
爾者償死命乃物色鉤致之則死者爲慧能竊其
主僧普成私藏成殺之成遂伏辜邑之孔子廟壞
又無田食師生公新廟復出奉錢率僚友與儒之
富者買田供祭祀饒羞文教以興邑吏程汝揖貪
而欲以贓罷居里中無以生覆民有少不平族其

訟佐之請謁已旁緣自資且既餌臨政者因持其
短長以蠹民梗政莫敢何問公發其姦杖之按法
塗其門側垣爲赤方大書識其惡豪猾屏息此徵
於人者也邑有神汪姓自唐廟食至宋得王封甚
靈吏廉明敬共者禱雨暘灾福必應有羣虎繇無
爲絕江入宣歙境食人畜邑被害尤甚畧窵無所
施公絜齋禱神居無何第五都里畚夫上言有異
獸若彪然逐虎食之虎畏駭悉去不敢留此徵於
神者曰若此已乎曰公之卹民隐理民利病甚多
故吏耆年亭父落長嘗奔走左右者少日老以耄

老日病以死今可一二日之者此也然耄壯弱稚以公政之善著之心者則不以能舉其迹多少爲在亡也嗚呼三代直道而行者斯民也微俗厚矣政之善能使人不忘宜也無足異予獨愛績溪之人然其知有未盡者夫尹是邑嘗有善政閱一十二年來爲參知政事以耳聽目視相接固可勸官東南者而朝廷拔循良至位宰執使天下後世知黜陟以道不旣美乎予初第時已聞公廉直精吏事爲聞人入翰林則又知公以左司郎中鯁亮言天下事積忤權姦爲忤恨至得禍不避遭中廢士

大夫翕然高之及起而參議都省事予爲兵部員外郎則又見其臨事剛特不少懲以替績溪之老烏知國家用其尹者不趨善其邑之政也昔裴均以故相臨藩方其屬韓愈第以其貴富爲記其少時河南府同官立石均故爲參軍舍庭中則固不以媚自疑且不以去之久而不之文也用是爲記公舊政暨邑人所未知俾歸刻之以風勵字民者公名毅字彥弘雒陽人泰定四年二月奉政大夫中書省左司都事宋本記

水木清華亭記

宋本

至治三年予過朗周君景春語予吾白馬湖園田
予嘗觴其會心亭者吾歲再三至至輒留數十日
雖頗野逸吾猶以近城郭過客夥往往聞官府里
巷事爲可厭別買小山教山驛旁築亭其上距城
六十里而遠非親戚故人來候終歲無通刺者其
奇勝岑蔚視白馬湖不啻什百因共往臨觀裴回
忘歸暮就宿亭下既別君以北懷其境必形思夢
數數念君爲能自適蓋親大林丘山者莫樵牧農
夫若然其目不知書詩昧道理勞斧斤耜耒指趺
脛肢無毛以登陟作業雖日涉祇見其苦常試問

之將悼其生之在野又烏知愜心目高深耶知者
獨士大夫士大夫有良田美池可以適者詎止君
然不得如君者恒多苟名士大夫率不甘湛涪稠
人中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儕類西東馳
驚無已時其鄉有十年廿年不至者况良田美池
否則斲至集農夫耕穫校斗斛合龠詐欺不得自
休息又否則射歎飢歎積搜枚識出布籌會入窮
日疲極而睡旦復乘車騎馬還市中視邸舍化居
自適之樂奪矣君爵祿不入心又不肯自嬰世故
聞人爭競是非遠避如不及至山中納履策杖修

然往來林下遇田父道人坐談或畧具酒茗資笑
樂種黍豚雞播若字如干悉置不省於是山林可
愛而玩者若皆効竒以出不爲外奪故也它士大
夫能效君則其園田詎皆無竒是非君擅有斯樂
不讓人不即之耳予雖知亦無田不能自還今茲
日戴星入曹局治文書徃徃不遑食暮歸脫冠帶
惛然就枕當是時思自適周氏亭中邈不可得既
以賢君又恨樵牧農夫之悼在野也初君求名亭
以記諾之三食新矣弗果其子鼎亨游京師復以
君意趣亨歸乃追思所履以睹者名亭曰水木清

華而記之所買山在郡北未至里許即行田間蹕
蹕騰畛上若緣山實小阜隨而上平穉杉數十章
秀竦可愛前臨溪闊四五尺夾溪苗松無數若髮
水泚然歷沙石灣磴瀏瀏有聲又前則田疇迤遷
亭半出溪上三楹頗加黜堊敞潔以雅亭右山鹿
青篠赤棘中得微行至一泓號龍潭山中人傳龍
掌起於是樛條灌肆繞之水淨淥雨旱不登耗旱
之後泊旁高山巨木彌望勢皆走亭泰定四年三
月朝列大夫禮部郎中宋本記

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

宋本

故宋朝散大夫祕閣脩撰樞密院副都承旨知潭
州湖南安撫使李公以至元十二年冬爲我師所
圍城守三閱月隨方備禦數戰無外救不能支明
年正月四日城破公不肯屈曰吾死固分家亦不
可辱於俘乃積薪州治雄湘閣命妻孥十九人登
其上召帳下沈忠曰汝先殺吾家次及我然後縱
火忠不忍強之始如命忠感公義亦自到事載宋
野史湖湘間父老亦能道之公衡人宅在郡西南
至元間有司以爲學建祠學東偏置公畫像其中
奉之久頗壞天曆二年校官劉侶上言提舉儒學

官曰前政祠公號山主謂學其宅也是特細者公
盡心所事一宜祠衡爲公鄉校鄉校嘗出忠義人
可增重二宜祠乞葺公故祠塑公像且宜以故宋
知衡陽縣穆君侑食穆君諱擴祖初尉縣當

憲宗皇帝之九年十月大將兀良合台以天兵繇
大理交趾入廣南西道先鋒破永州衡守令丞暨
民皆走穆君戍石灣聞難還救時所在盜充斥穆
君緣道捕擊始得行比至先鋒入城見明大去餘
空室火之而退十一月穆君達城中招散亡以守
閏十一月兀良合台進駐青草渡聚舟欲絕湘來

攻穆君提兵水東岸楊林廟相拒七晝夜募死士
沈所聚舟兀良合台遂舍去衛卒以完公薦諸朝
超七資以承務郎知縣事穆君公故吏德同義北
衡民又嘗賴以活佾謂公宜祠穆君宜侑者以此
提舉官報行廼修祠屋塑公像其中左以穆君配
工畢佾之父淳安縣尹壽翁走書京師求予記嗟
乎當歲己未 憲廟親幸蜀

世祖皇帝以皇弟帥兵渡鄂將與兀良合台共會
江左宋人號幹腹之師掎角擣虛勢急雷電穆君
以一尉軍孤壘小敢與之抗克免於厄難哉及淮

安王伯頹受命南伐郢之沙陽新城戍將寧一再
戰及陽羅敗衄岸江郡邑小大文武將吏降走恐
後其降者或自言未賞資或又自言已雖得名位
子弟部曲未官至或自言某郡某城有已屋室奴
婢資業身先未降時行營嘗謂若納款俟下其地
悉見還今已克其所乞如向所許可羞可惡之狀
百出死城郭封疆者間有一二求如李公之死之
明白偉特蓋鮮累聖下詔書郡國及忠臣烈士之
祀者十九公與君合食一祠信宜矣然予又有告
衡校官者昔金將亡其威勝軍節度使兼沃州管

內觀察使右監軍行元帥府事趙慤與天兵戰高
邑被禽怒罵不屈以死其子嵩汝招撫使良貴孫
十人長謹弟子忠勇軍提控良材皆以戰敗死國
事至元六年慤次子良弼以祕書監使日本將行
上奏曰臣家世仕金源死事者四人嘗欲紀其行
實以事在前朝無裨聖代造次未敢謹昧死上聞
乞聖慈矜憫 上曰人臣各爲其主父忠於所事
雖在前朝亦朕心所嘉况有賢子爲吾蓋臣何嫌
何疑不以立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士王磐
撰文刻其贊皇家廟嗟乎

世祖之心惟天似之今 皇上神聖文明動法
祖宗而學校清議所根苟能援慤比言之朝曰公
與慤皆亡國人慤家死者四人公自殘一家節不
下慤乞褒寵如慤萬一開可教詞臣紀其事則既
可爲公光耀又能作沈忠像其側以侍所勸將益
廣而祠爲大備矣試思之公諱希字叔章號肯齋
先生其先洺之永年縣萬頃鄉招農里人穆君守
公有天彭人仕至湖北僉憲壽翁名彭壽郡人延
祐二年進士於予爲先達至順二年七月一日記

都水監丞張君子元致其長颯八耳君之言曰吾
職古爲澤衡元制秩三品所以列朝著者有典掌
有屬有事功而廢置有必革然設官四十一年矣
嘗莅是者無慮百餘人其勤勞職業豈少哉曹署
老吏日以亡簿書歲畀掌故日以蠹爛有所徵考
則茫然昧所嚮殆非所以謹官常備遺忘也幸文
以紀其槩將刻石聽事爲方來益敢最其事於牘
以溷子讀之則知監始以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
澤奏置於京師監少監丞各二員歲以官一令史
二奏差二壕寨官二分監于汴理決河又分監壽

張領會通河官屬如汴監皆歲滿更易泰定二年
改汴監爲行監設官與內監等天曆二年罷以事
歸有司岸河郡邑守令結銜知河防事而壽張監
至今不廢此其沿革大都河道提舉司官三幕官
一通惠河牐官二十又八會通河牐官三十又三
此其屬通惠金水盧溝白溝御清會通七河通惠
之廣源會川朝宗澄清文明惠和慶豐平津溥濟
通流廣利會通之會通土壩李海周店七級阿城
京門壽張土山三义安山開河岡城兗州濟州趙
村石佛新店師莊棗林孟陽泊金溝沽頭五十五

沛阜通之千斯常慶西陽郭村鄭村王村深溝七
壩都城外內百五十六橋皇城西之積水潭隸焉
凡河若壩填淤則測以平而浚之俾橋之木朽甃
裂則加理俾置則水至則則啓以制其涸溢潭之
冰共尚食金水入大內敢有浴者澣衣者弃土石
甃甃其中驅馬牛往飲者皆執而笞之屋于岸道
因以陋病牽舟者則毀其屋礮磴金水上游者亦
撤之或言某水可渠可塘可捍以奪其地或某水
墊民田廬則受命往視而決其議禦其患大率南
至河東至淮西洎北盡燕晉朔漠水之政皆歸之

此其典掌至元二十九年鑿通惠河繇京師東北
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西轉而南會一畝馬
眼二泉統出瓮山後匯爲七里樂東入西水門貫
積水潭又東至月橋環大內之左與金水合南出
東水門又東至于潞陽南會白河又南會沽水入
海凡二百里立牖二十四役工二百八十五萬費
以鈔計百五十二萬米三萬八千七百石木十六
萬三千八百章銅鐵二十萬斤灰油藁稱是八月
經始三十年七月畢事以便公私至治二年七月
石麗正門南之第一又南第二橋以壯郊祀御道

蓋京師橋牖舊皆木宰相謂不可以久嘗奏命監
漸易以石今牖之石者已九橋之石者八十又九
餘將次第及之役之用洎勞蓋可臆度茲畧不書
恭定元年七月釳積水潭之南岸以石袤千二百
五十尺繚以赤闌風雨湍浪不崩不淖以利往來
至治元年七月大霖雨盧溝決金口勢頗王城補
築隄百七十步崇四十天水以不及天邑此其事
功嗚呼明典掌建事功在位者事也若曹署之廢
置屬之衆寡則亦當究知繼官是監者能倦倦於
此則無負數君子意矣我

世祖以上聖膺開物之運建邦設都樹官府國中
與列聖之文致太平更植疊立使佩印綬食奉錢
廩稍秩三品及過而上者將數十百所詎皆無沿
革典掌與屬與事功哉未聞出意見求措紳先生
紀之者則數君子敬事以近文可知矣矧徒有典
掌有屬而無事功藉其沿革以不能道者哉抑水
之利害在天下可言者甚夥姑論今王畿古燕趙
之壤吾嘗行推其鎮定間求所謂督元陂者則固
已廢何承矩之塘堰亦漫不可迹漁錫燕郡之戾
陵諸竭則又併其名求聞豪傑之意有詐以興廢

補弊者恒慨惜之或又謂熙之沽又曰下可勝以
稻亦未有舉者數君子能職惡其憂若是是殆濟
矣故以是卒記之監者潭側鈍西皆水廳事三楹
曰善利堂東西屋以棲吏堂石少退曰雙清亭則
幕官所集之地堂後爲大沼漸潭水以入植夫渠
荷芰夏春之際天日融朗無文書可治罷食啓窓
牖委蛇騁望則水光千頃西山如空青環潭民居
佛屋龍祠金碧黝堊橫真如繪畫而宮垣之內廣
寒儀天瀛洲諸殿皆巋然得瞻仰是又中府寺所
無至順二年三月宋本記

滋溪書堂記

宋本

延祐六年予初來京師聞國學貴游稱諸生蘇伯
脩以碣石賦中公試釋褐授薊州判官往往誦其
警句名籍甚欲一識則已赴上及還始與交因得
知伯脩多藏書習知遼與金故實暨國朝上公
碩人家伐閱譜系事業碑刻文章既久又見其嗜
學不厭嘗疑胄子有挑達城闕者已仕即棄故習
者伯脩獨爾其淵源必有出師友外者詢之則果
自其先世曾大父少長兵間郡邑無知爲學者已
能教子爲人先其大父威如先生教其考郎中府

君尤嚴或曰君纔一子盍少寬輒正色曰可以一
子故廢教耶先生學廣博嘗因金大明曆積算爲
書數十篇曆家善之府君既爲時循吏又好讀書
教伯脩如父教已有餘俸輒買書遺之於是予疑
益信又久之則其所著書曰遼金紀年曰國朝名
臣事略者皆脫橐而今之諸人文章方類粹未已
士大夫莫不歎其勤伯脩汲汲然至不知飢渴之
切已也日謂予昔吾高王父玉城翁當國初自
汴還真定買別墅縣之新市作屋三楹置書數十
卷再傳而吾王父威如先生又手自鈔校得數百

貯之因名屋曰滋溪書堂蓋滋水道其南也歲久
堂壞先人葺之而不敢增損且漸市書益之又嘗
因公事至江之南獲萬餘卷以歸吾懼族中來者
不知堂若書之始幸文之將刻石嵌壁以示嗚呼
有子不知教不論教而不克如志者如志而不得
及子子者皆是也求若蘇氏四世知爲學難哉世
之致爵祿金三良田美地者其傳期與天地相終
始然有身得身失者况其後萬有一能振奮過祖
櫛者則又鄙昔之人無聞知撤敝廬創甲第矜貴
富病先世之微不肯道而翁之堂府君能葺之伯

脩能求記之翁之書先生能加多府君又益增之
伯脩之購求方始不第能守也非有以將之能若
是乎府君葺堂不敢有加以求勝前人伯脩有屋
京師真定皆不敢求記獨惓惓是區區之三楹者
又可以爲薄俗警矣抑蘇氏雖世爲學獨威如先
生有著述伯脩著述益富豈聞祖風而興耶然予
聞自先生至伯脩三世皆一子惟其能教故悉克
自樹立今伯脩亦一子阿瑣甫龔而穎拔可就傳
伯脩能繩先生義方以造之則堂暨書之傳邈乎
未可概地是爲記伯脩名天爵今以翰林脩撰拜

南行臺監察御史云至順二年十二月廿六日大
都宋本記

臨高縣龍壇記

范棹

距臨高縣西二十里曰西村有龍壇宋故事令天
下旱雩擇郡縣地爲壇刺史縣令帥諸史奉祭具
如法茲其遺也壇三成長一丈廣半之北有潭東
西廣七百尺北南少東西廣七之二中潭有穴二
水碧黑色探之無底父老傳天聖間嘗有白龍出
焉其在祀典者以此潭水西灌千畝大旱不殺甚
兩不涌或曰地近海穴與海通故然天久乾青白

氣上騰禱者以為雨應延祐元年安豐牛君某來
尹是縣會旱禱之雨三日既祭又雨穀大熟思所
以侈靈報既惟是表章先時民有侵壇側地以食
者墾鑿四起藹汗不處君盡復而樹之注汲有塗
奠塵有次泓涵澄映勃鬱蔥蒨歲時祈報贊拜跪
起祀官以嚴神靈以欣二年又旱余錄囚歷縣尹
請述其事刻諸石欲往察不果命吏翦釐翳審面
勢以來且與龍約曰庶余文哉以神視余吏反而
雨隨至禾乃大起吁亦靈已夫宰百里所以治夫
人也神依人者也依乎人者事之猶若是備至則

治人之道何以尚之況山川之功在禮有足稱者
迺授以樂龍之章俾其人世世歌以承祀且并刻
焉辭曰

僊僊兮舞羽坎坎兮拊鼓龍之居兮有宮棟白雲
兮下為宇湛湛兮天門龍之徠兮從繽紛去莫去
兮回皇洞簫亮兮須君蹇須君兮日復夜拌有蒸
兮芳有籍折素馨兮揚眉玄天矯兮上下我有大
田兮海之隅諸預充實兮黍稻于于終古兮介祐
子孫兮樂胥

余少時喜遊名山川聞武夷最勝而最遠常按圖指畫擊几為節詠九曲摧歌想昔人之餘韻謂不得遂其願慕之心矣皇慶初元以御史大夫朮公薦在京師獲託姓名於四方之士于時張君伯起以童子科校書祕省詹君景仁亦辟祿三公府三人者暇輒相從以問學切磋為事廼二君皆粵產而景仁世家武夷嘗極道其谿山高深環合千態萬狀有終身不得窮其趣者先世有田數十區有書數百卷足為賓客一日之具吾子其將有意於斯乎余聞而識之延祐間景仁出貳浙東憲幕伯

起亦佐郡三山余以微言迂執事之臣書不報而去遂得挾册山中償夙所願蓋二君之力也因欲結茅谿濱而山石壅确自非仙人道士餐霞茹芝乘風馭氣者罕得居之遂泝流至星村則開廓平衍有詹氏之故居焉然與市井相淆綜又泝流而至建峯地皆良田美竹有類嵩邛鄠穀之間稍憇息南湖之履堂遇一儒者與叙語欣然若故人同行未五里許平川廓然問之百年榛莽矣自九曲至是僅半舍而遊者已罕至然水益深緩山益磅礴西南諸峯巉絕出霄漢其最峭拔者為雲巖雲氣

起伏其下鄉人於此候雨暘焉天高氣肅時一登
望江之左右溯之東西三山海日七閩煙靄皆隱約
于指顧間武夷諸峯並列于下巖巒林壑澗谷淵
渚泉池潭洞曾見疊出不可致詰無不稱遊觀之
志焉余與景仁顧而樂之請景仁贖其榛莽之虛
而剡薙莠植之擬卜居未暇乃即其東偏構堂室
携妻子讀書其中又得第地而蕃之植兩楹爲軒
以舍余其間戶牖簡朴藏脩游息在焉然每一俯
仰輒思平生故交多海內名士或道德之高深或
文章之雄雅或政事之明達或翰墨之神奇或節

操之堅峻或信義之昭白或譚論之該綜或考覈
之精審或出處之慎重或神情之間曠乃皆在神
京大府湖江之外不得相觀以成其志寧不重有
所懷邪因題其軒曰懷友以著余心尚幸所藏舊書
可以朝夕搜玩而余之所懷因得以考正於斯焉
重惟聖人載道之經與夫百家子之所錄開極以
來明聖之君昏暴之主忠良之臣貞節之士酷虐
貪殘之吏是非善惡之跡以及天官地志禮樂制
受律歷名數龜筮醫方營繕種藝方言野錄仙佛
變化之事至於屋鐫野刻塔寺宮廟彝鼎柱石井

曰虛墓詭異之辭悉次於是庶開卷有得亦可謂
益者之明效矣則雖親舊之交遠江海之跡踈然
神會於文字之間猶能友于千古况同一寰宇而
並世者哉因輯其詞翰列氏名而記之以寓吾懷
然其出處存歿雖異而余之所慕則不在於斯也
安先生祠堂記
歐陽玄

所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己之所守爲一國之所慕
雖當世英君誼辟操其總攬豪傑包舉宇內之柄
一旦遇夫爵祿慶賞所不可致之人於是怛然企
乎先王道德之懿真有貴於己之所負挾者而後
上之趣向定下之習俗成斯人者功下韓孟哉
元有國以來學者言處士必宗容城劉靜修先生方
是時聞其風而起者曰真定安氏敬仲焉敬仲未
嘗一造劉也顧得其傳於濂洛考亭者知之爲甚
篤行之爲甚堅由是推宗以合於祖一也劉氏高
亢明爽梯級峻絕士親炙者寡安氏簡靚和靜襟
韻敞夷士樂附者衆異時有祠宜乎抑自先世石
峯恕齋兩先生以學淑其鄉蓋三世百餘年于茲
矣此又祠之所由作歟敬仲既歿門人蘇君伯修
貽書同舍橐城西管鎮李君士興請祠爲鄉先生

士興議克合乃築於鎮作三室而奉之自敬仲上而至於石峯恕齋咸有位焉明世美也落成帥里塾子舍萌歲時具蠲所事至是伯脩請余記之然余記安氏祠而本以容城者亦猶論東漢名節而始嚴光乎漢至孔張末之儒也矣微光東都士何自作新哉光未必知道也而且如彼而況吾瀛洛考亭乎而況吾容城乎夫瞽宗祠於學鄉先生祠於社古典也瞽宗久無聞鄉先生有祭自伯脩士興始以是知古道無難復人患不爲爾繼自今西管鎮之俗日益以厚其民敬學而賤利其士樂道而

遠執安氏之澤其既乎讀是文者尚知所始石峯諱滔恕齋諱松敬仲諱熙出處詳見家集云

趙忠簡公祠堂記

歐陽玄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爲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甯教京亟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鼎爲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洎中

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
之爲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
皇尤媚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朱書北度江私
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
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
朱學不式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廩然一趣於正
時相尋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爲十人祀孔子廟
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篋翁
請即解之聞喜縣學爲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南
度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于今有功於斯

世甚大宜祠其鄉胄監篋翁是其議中書禮部告
晉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
子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爲何至是
烈也及畧攷近世儒者學術之邪正有關於國家
之隆替氣化之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
是烏虜是祠豈細故哉公師邵伯溫友胡寅其問
學源委措諸行事詳見宋史篋翁延祐二年進士
卓然有志先正亦可槩見于斯

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譽少
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謂
之也大槩學於傷寒離疽眼目病為尤長傷寒則
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
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
為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宋奉議張元素以來備
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
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
無問津之感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為膠
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

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
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
出腹脹如鼓臑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
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眾醫言疾深矣非精
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
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
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
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
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
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

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
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
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已投白
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
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六熱之
藥揀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揀白虎也
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
寒非大熱何以揀君之治柰何明之曰病隱於經
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
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醫暴生

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醫從下而
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
為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
之曰與醫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
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
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醫色各異乃復以意消
息之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
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
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
病傷寒目赤而頰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

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
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
諸遲為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
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
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
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頰服者八
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
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
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
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久病寒

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
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大
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
果然宣德侯經畧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
切脉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為藥療之明
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
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
會要者來求為序廼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
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鳴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說不出乎
孔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翦退也通古今
考之既不以逆取為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為之重
其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唱之莽操
袒而誨之也不曰予有慙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
湯武之順天應人而猶以為未足况爾耶以世系
言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
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
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
符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

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六國以德行仁者王王
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為正也
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創者不順其
始守者不慎其終抑有以濟夫人主好大喜功之
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為禍可勝計耶是以
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言總為八
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孰為
得若帝摯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絕而湯武得之
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令其
後也未見其甚而絕之私也見其甚而不絕亦私

也一世而得再世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既書
高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
如之何謂我之功也功著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
而曰傳者誕也悲夫度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
建啓之不正習亂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
一也孰爲傳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後啓周之成
康之類是也曰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
於元成之類是也曰復者何如火康之布德太甲
之思庸宣王之脩明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
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者也故附見之此蔣乂之

論也惠帝旣復而奪之何也咎其爲賈后所制至
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不剛也德之不剛君
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政使武氏之燼復
著也曰與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當與者有不得
不與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當與者也晉
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昭烈進魏其
存乎曰莽操之惡均却莽而納操誠何心哉黨魏
媚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羣盜之
于其獎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徂于篡弒若有
成約今日爲公爲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

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即皇帝
位降其君爲王爲公明日害之而臨于朝堂矣吁
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
先儒則目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爲得者何斥
其攘魏也斥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
之所假能廢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
之也何惡之惡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
已乎公羊曰錄內而畧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
諸夏之無主也大明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
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且

肅宗掃清鉅盜迴軫京闕不曰復而曰與何也暴
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郭何也賢明宗之有
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也周祖以其厚民
而約已也世宗不死禮樂庶乎可興奈何不假之
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陷者何夏之有
窮泥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唐之武韋
安史巢温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例何也
曰置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大亂不
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是年也斯之後
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爲不哲之鑑以著輔相

之重也曰景帝即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
陷者何以短通喪而啓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
也啓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
其失何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桀紂胡
亥之類是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
謳歌獄訟歸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
歸於湯文矣曰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
以當陽之役也夫我不絕於民民其絕我乎詩之
皇矣乃眷西顧求民之莫斯其旨也商紂之交紂
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

而其意當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也曰歸或附
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
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於周
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既沒微言之不聞也
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僭叛不
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疆宇而
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
厲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
備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僞舍是孰先
焉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紂幽厲致

亂之已事也曰通議者秦漢六朝隋唐五季所以
興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錄而無遺
索其梗槩不過善可以爲訓惡可以爲戒而已前
哲之旨果中於理所取也敢強爲之可否苟有外
於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
意也而忍肆爲斬絕不根之論徒涉於乖戾耶蓋
得失不爾則不著善惡不爾則不分勸戒不爾則
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卓
然願治之君苟察斯言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
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家安寧長久之福可

坐而致其爲元元之幸不厚矣乎

測圓海鏡序

李冶

數本難窮吾欲以力強窮之彼其數不惟不能得
其凡而吾之力且憊矣然則數果不可以窮邪既
已名之數矣則又何爲而不可窮也故謂數爲難
窮斯可謂數爲不可窮斯不可何則彼其冥冥之
中固有昭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數也非自
然之數其自然之理也數一出於自然吾欲以力
強窮之使隸首復生亦末如之何也已苟能推自
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則雖遠而乾端坤倪幽而

神情鬼狀未有不合者矣予自幼喜算數恒病夫
考圓之術例出於牽強殊乖於自然如古率微率
密率之不同截孤截矢截背之互見內外諸角折
會兩條莫不各自名家與世作法及反覆研究率
卒無以當吾心焉老大以來得洞淵九容之說日
夕玩繹而鄉之病我者始礫然落去而無遺餘山
中多暇客有從余求其說者於是乎又爲衍之遂
累一百七十問既成編客復目之測圓海鏡蓋取
夫天臨海鏡之義也昔半山老人集唐百家詩選
自謂廢日力於此良可惜明道先生以上蔡謝君

記誦爲玩物喪志夫文史尚矣猶之爲不足貴况
九九賤技能乎嗜好酸醎平生每痛自戒教竟莫
能已類有物憑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嘗
私爲之解曰由技進乎道者言之石之斤扁之輪
庸非聖人之所予乎覽吾之編察吾苦心其憫我
者當百數其笑我者當千數乃若吾之所得則自
得焉耳寧復爲人憫笑計哉時戊申秋九月晦日
樂城李冶序

大定治績序

王磐

臣聞假器莫便於比隣取法莫宜於近代毅有天

下監於夏周有天下監於殷漢之論事者每借秦
以爲喻唐之進言者多引隋以爲比豈不以時代
相接耳目見聞有以關其慮而動其心乎金有天
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
宗故大定三十年間時和歲豐民物阜庶鳴雞吠
犬煙火萬里有成康漢文景之風夫有以致之必
有所以致之者蓋不徒然也謹就實錄中撫其行
事一百八十餘件名曰大定治績以備乙夜之覽
其於聖天子稽古之方不無萬分之一助云至元
二年春二月上日翰林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

同修國史臣王磐翰林侍講學士太中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兼太常卿臣徐世隆翰林學士承旨
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鶚等上進

楊紫陽文集序

趙復

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於王道未有不
受變於流俗也三代聖人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
於伊尹傳說之訓君子將終身焉明王不興諸子
各以其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
體蓋桓文功利之說興而義堯舜文之意泯矣春
秋而降如叔向子產蘧伯玉季札之流以夏商君

子之資不得少效於王官去而為列國之名卿材
大夫其功業之隆庠已較著矣賈生仲舒有其具
而不得施或者每為之掩卷而深悲玄齡如晦有
其時而亡具已甚慙德於斯文多矣凜然正氣惟
諸葛孔明王景略諸人不為流俗之所回奪然而
隨世就功周旋於散微之末已又不能無偏而不
起之患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曖昧不明而瞽
宗米廩教養之法因以廢格不舉故雖有命世絕
異之材卒亦不能通也非其不能通也而其故則
可知已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建於今惟秦君子揚氏其
志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蓋自其為諸生固已無所
不闕坐是重困於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陽著書數
十萬言沉浸莊騷出入遷固然後折衷於吾孔孟
之六經其言精約粹瑩而條理膚敏至於總八例
以明正統之分合作通解以辨蘇韓之純疵其他
若繁言雜著等說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宮雲
臺也縣不云乎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
奔走予曰有禦侮殆近然邪先生資機敏而明通
即其文可以得其為人蓋君子學以為己必有所

入之地唐韓愈氏以雖義而不取為主先生讀之
自以為渙然不逆於心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
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雖不能盡充其說退而歛
然以是私淑諸已先生固已得之矣觀其神明心
德之所感通游居酬酢燕笑語處皆海內知名之
士夫然後以秦晉為戶庭燕趙為郭郭齊魯為府
庫雄河太華為杯案奔肆橫放而益趣於約正大
高明篤實輝光遺落小夫竿擯佔畢呻吟之習嗚
呼學之為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
之則伏然莫先於嚴誠偽之辨誠偽定而王霸之

略明矣門人負擇蚤侍函丈偏得紫陽之道擔撫
遺藁釐為八十卷將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
里介書俾不肖為說以冠其首內顧庸虛屏若無
營而辭旨悃悃牢不容避輒述其梗槩如此學者
當自得於過半之思非尺喙所能盡也先生名真
字煥然甫世為關中右姓紫陽其自號云丙午嘉
平節前鄉貢進士雲夢趙復拜手序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
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

未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
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
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
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
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
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
焉歷世浸遠其事徃徃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
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為編年曆胡氏
皇三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
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夫之簡今本之

以經奠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
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
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
二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
輯通鑑先為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
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為通
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

新註資治通鑑序

其因因然所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
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

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
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
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
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
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
帝以來謀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謀終
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
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
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
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

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
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
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
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
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
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
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
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頴士依春秋
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
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

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為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開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晝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為事其忠憤感槩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

是也至黃幡綽石野褚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

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
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
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
趙襄子甚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
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
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會粹
為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放三國訖于南北
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固其所長屬之皆天下
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
二年行事為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

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
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
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
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
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
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
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
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
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漢松之注陳壽史雖
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傳洽晉書之

揚正衡唐書之實華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註王
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
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灼
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
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
其得溫公辟明之教詔劉范諸公群居之講明不
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
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盡
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
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携以自

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
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畧叙
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蠕歸杭都延平廖公見
而躉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
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
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開道歸鄉里丙子浙東
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
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
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
註焉汜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

同異州縣之建置誰合制慶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辨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已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踈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歎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

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變審憲章傳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讀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

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
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
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
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畧於典章經制非公
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
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
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
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玄察為也典
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
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

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歛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
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
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
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
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
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
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
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
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
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已無使魏嘗屬藁而未成

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缺焉
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
時有古今述有詳畧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
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
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
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税法之中
也乃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叙典禮則經
文與傳注相汨叙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
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求
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

侯三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
至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
一門以叙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
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
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
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
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罹熏心三餘
少暇吹竽已澁汲綆不脩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
夫子言夏數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
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

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可以稽者儒
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
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素插架之收儲
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
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
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
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
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
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
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祥自天寶以

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
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
諸書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
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
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
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
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
失證史傳之是非考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
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儒先之論辨而未當
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

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四爲卷三百四十
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
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
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
善叙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
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數千年貫
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未學陋識操觚窺定其間雖
復窮老盡氣劇目鉢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
備遺亡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
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

稽古者或可考焉

六書故序

戴侗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
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
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
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旣通參伍以變觸類而
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
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
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
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徃

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通至於曲藝小技下為曹
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
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
意是瞽於律而議樂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
矣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
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墜爰
撫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
如也即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
君子

釋奠儀注序

張頌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
義徒存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
篇節文為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
禮有取申明至于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
放而行之能通其義者數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
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懼兵革宮室荆榛蓋二十
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
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
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劔秦漢冠服
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劔之席冕服挾劔未

之有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為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為備物之享也列數在果為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登壘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入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寘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

起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典教于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裒為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併附杜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明者不徒籩豆之事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採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

此編并臧孔氏俾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夫後與

之不臣存心必以限百能以對矣夫夫器樂其

深其本味文必中伊能不以盡且之事務之賜

後盡有本本文具書術漢文也皆辭之士因文而

元文類卷第三十二雷公亦兼幾我對者亦與

善其本味文必中伊能不以盡且之事務之賜

斷開云醫而平東感一命等封報且與難信

而報善與難與不計不與未之必於於信自

平與未之必於於信自

與與未之必於於信自

元文類卷二十三

序

莊周夢蝶圖序

劉因

周寓言夢為胡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

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

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

適而不可固也然周鳥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

變也蓋矢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材高

意廣有不能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

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

而已以渺焉之身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詫夫家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

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于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之徒固不足道而失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

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
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
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
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者臯落揚內翰而序圖
者劉因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續後漢書序

虞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
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
能一而入于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
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

蜀鄧為偏霸僭偽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
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
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
漢禪晉尚為篡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
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
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其闕漏辨
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
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為也
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
而昭烈為僭魏至晦庵先生朱熹為通鑑作綱目

元文類卷三十三
點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
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
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
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乃
破藁發凡起漢終晉以更壽書作表紀傳錄諸序
議贊十二年夏五月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
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
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于詳實以昭烈纂
承漢統魏吳爲僭僞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
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號

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
丕之鬼域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
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
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首補三史之後
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
發憤而作屈乎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瞠昧
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
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蓋亦古人之志也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筭律虞書周禮有聽律

之官無筭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為樂器言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不以筭法論矣六觚一握自秦柱下史得此書以行于漢至今惟班馬猶可徵其餘言上下生異同甄漢中以禮運旋宮著在筭術因除如法而不免承後漢志之誤後志誤於京氏準法禮記疏亦與呂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上下生且不定何以筭律哉律呂各自為法則乾坤六體之序定矣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象著矣倍因四因一損一益之筭均矣若曰自子至午上生者七自未至亥下生者五既

非子午中分使丑午連并上生而三呂用倍之意荒矣後志十二律之實襍以準法而筭家輒因仍用之以蕤賓夷則無射四因三除為大呂夾鍾中呂之筭非律生呂筭例矣甄氏能辨其終於南事之非而不自知襲用後志之誤也或謂大呂為六呂之首從後志則大呂得筭為多是不然陽得當位陰得對衝律生呂自林鍾始非先林鍾也乃所以先大呂也十二宮終於中呂非中呂之窮也當應鍾之次也是故天統以黃鍾入統以太簇地統宜以大呂而以林鍾抗林鍾於大呂之位所以如

黃鍾而母太簇則大呂夾鍾中呂在未酉亥之次
皆從下生之筭入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以必有
呂之倍也知此則上下生之誤不足辨用倍者其
本法不用倍者筭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清
二變昔者固亦疑之李照菴景仁不能爭况陳暘
以下託之空言乎樂器惟瑟有十二清而四清在
其中不能通行於他器也吾觀中呂黃鍾之交知
聲音有出於度數之外者無射之商夷則之角夾
鍾之羽中呂之徵若彈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
此流轉自若也筭家以中呂求黃鍾彈其術而不

能今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筭有以倍數
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筭而虧數已多有以
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筭不行而虧數且過半
矣三分不行之筭既未有以處之紀其餘分終有
不盡之處持未定之筭而謂之黃鍾變律又推以
為林鍾大簇南呂之變甚者託名執始不自信其
為黃鍾從使人得以窺筭術之涯涘而黃鍾流行
諸律本無間斷也筭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此
筭家因律以命術非律命於筭也猶之方田焉田
生五穀豈知我為圭筭孤環律和五聲豈知我為

正變倍半皆筭家命之爾故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興聲音之學不傳也古者自小學已教之六樂九數今耄且罔知豈惟筭律哉若字音之學於儒者事最近而喉唇二音宮羽異說羽有喻母而或以從角音徵有知母而或以從商音矧曰其有能協于皇極之律呂哉豫章胡先生夙擢儒科隱居彭蠡之濱四十年矣使其得爲禮樂之官未必無補於制作而今老矣先生不求知於世世亦莫之知也朋來杜門弦瑟是日以蕤賓之角歌考槃有

儒服來聽問其姓名曰桂山問從何來曰從胡先生來於是袖出方冊曰先生知子惟子其序之昔西山蔡氏固疑呂春秋淮南子非本法本法則三呂用倍矣此書謂叅命於律律不命於叅吾於筭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筭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用半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求異也當與本原辨證並傳世無所事雅樂則已儻有志於制作將於是乎證焉先生深於卦象聲韻非止筭律也姑以是傳世亦賢於漢中太守矣

鍾鼎篆韻自琕文鈎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
鍾鼎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鍾鼎之齊
此鍾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鍾臧武仲論所以作
彝器杜氏專言鍾鼎故祀器之欵通曰彝頌為鍾
印為鼎乃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遠若鼎盤
量銘於經可見已自倉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
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
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
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壁齊南口授猶可尋聲

得字安國為隸古定科斗書遂絕矣觀漢所得齊
器周鼎栢寢之刻栢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欵識者
壁書半已誦傳既曰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
果不可知則隸書何憑直廢古從俗爾後日漢求
古文遂不復可得削刻簡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
傳易於流布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搨碑碣為墨
本者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
墓篆石泐而墨傳然猶未有能摹鍾鼎之欵者皇
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欵為圖三館之士不能盡
識於是歐劉李呂者錄漸廣宣和以後為書遂多

博古圖之外有晏慧開蔡天啓趙明誠榮咨道董
彥遠以至黃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
彝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於所好也初
夏氏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于時器款未備
其間鍾鼎字文缺略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
以鍾鼎名也政和中王楚作鍾鼎篆韻矣薛氏承
龍眠之舊圖其帖始於琯戈因王楚之成書其韻
謂之重廣乙卯癸亥一再脫藁宜無遺字而帖之
所載韻或缺焉商鍾有釋文韻則曰無音釋石鼓
已載帖韻則無取鼓自常韓過於稱許適滋群疑

翟氏評周宣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
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
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淙疑秦篆在平
馬氏疑字文周所為然此以論篆非論韻也今為
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為富爾舊刻夏薛諸韻
臨移失真昔人所以嘆煙墨而悲紙竹也臨江楊
信父參訂舊字博採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党
氏韻補夏薛所未收徵余為序其篆則夏商周秦
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記字爾鈿金戈帶之
文一時也夾鍾昭鈴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迄

斯冰有不可比而同之者亦有籀古錯落散在召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人倣古而近似審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鍾鼎韻之作以備篆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馬援不守章句而好論篆文當其拜伏波將軍也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言成臯令印臯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臯非從羊是乃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辯

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况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蓋不可勝紀若嘯堂所錄其來久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字記名後儒求多焉人之好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抑好而不能察不知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棄俗書易籀學廢豈惟字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不復存古音韻略試士而字音不復通古韻古學雖不止字書辟如剖竹由末而至本是或一道也嘗歎漢法試吏人誦史籀之書童習倉頡之教字學猶近古

也漢求能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
考論傳稱山東大師能言尚書齊語相授也孝宣
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兆餘暇
遑及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徙敞子吉得緒餘
亦以小學名家至於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
其姓名謾曰齊人而已每閱漢史未嘗不為斯人
歎今信父有力於篆韻盡書其若氏無若齊人然
信父名鉤以字行

授時曆轉神注式序

楊桓

近古曆法必注人事動作吉凶之說其式圖太歲

統吉凶之神於帙端令人知一歲之向背也又
節氣曰躔及天道所向天德月厭月殺月德月合
月空月之六候三白圖於逐月之下又令人知一
月之向背也又注干支於十日下注五行納音於
干支下注月建十二於納音下注二十八宿於月
建下合是數者通取轉神之名以為吉凶之由轉
神者言其神隨時輪轉而無定位也曰是日遇某
神作某事吉作某事凶又注天恩天赦母倉天德
嫁娶脩宅等一切吉凶宜忌雜法於其下事之洪
纖一舉足一動手皆知所以擇地擇時而行之也

然經涉世代不免有去取失當之弊有司徂於習常無所改正亦已久矣

聖上以聰明神筭統一六合萬機之暇因知大明曆之度有積久之差乃更立太史院命道德藝明之神初置表儀測驗推步迎天道揆日景察往知來研精極微新其曆而敕賜名曰授時其以鳥火虛昂為日中宵中日未日短之驗以正四時之遺制蓋不敢失於古然曆注之義謂吉凶應於人皆有所動年月日方之善惡不無乖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雖然至改所寓無往不存原夫曆

注之初亦所以教天下之敬慎也天下之事敬慎則致成而吉否則致敗而凶曆注之義微矣哉特患夫用知者知其流而不能推其源也誠能推其原其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渾然為一體矣復何乖之有今依舊式為之損益立辭太重者輕之闕脫者補之衍餘者損之位置失當者移之事涉鄙俚者刪之既成定為轉神一卷上中下注式一十二卷上以備銜用中以備青宮之用下以授庶官及億兆之民也嗚呼自古聖人之受天命其於天之所以仁萬物者無不致其極也授時曆

存近古轉神之注於日下使人趨吉而遠凶亦所以資聖主仁億兆之大端歟

送進士梁彥中序

姚登孫

皇慶二年冬制詔天下以明年八月賓興士東平梁宜彥中繇國子伴讀教授開平路至是以選會試禮部奏其名延祐二年三月賜進士及第擢同知邳州事即日至官旬一言艷其行登孫欽惟聖天子奮然舉百年之墜典將盡得天下儒者使服其官進耀文雅裁抑刀筆命元臣大僚稱制延問子大夫論定以及此也甚盛甚休然思昔之為

儒者曰夜呻畢簡諒冀有司萬一採錄數路並進得一命稱校官亦軒軒有光華矣天下之人且歛然曰使斯人得如古射策決科即晁董公孫堂有其人迺今出是世澹一日長即東象板卷兔冊紆朱芾褫白衣其為光華視昔何如也凡朝廷為是崇飾美觀委大賜於不報而已然則其為貴望又何如也豈獨朝廷之意然哉將天下寔望苟其效官臨事廉公以威貞固以幹平居吏民有所憚緩急國家有所仗是則吾道之光非其一身之榮也若夫昭昭於白日而昏萬或不保斤斤於小用而

大察或不及動引古人牽制文義投之紛錯茫不知所爲守彼且圜視而起喟曰文雅士固如是耶便習刀筆者爲是當不至是而世議紛紛有可感焉者矣前之日人以我爲儒也曰必幾其用後之日人以我爲吏也曰必計其效效不效顧利害止其一身已乎夫當儒者彙進亨奮之一初而叢天下之望若是然則固於吾道大貨也而有吾道之責者容得無慮邪彥中氣厚而質溫才裕而學周其在成均士胥器之計其有一州不足爲吾知其能廉以威且幹焉者方今

聖天子右古之盛思元臣大僚東掖之至意其必去此而無所負且有以豁斯慮以爲吾道光也古之君子愛其人則問閔然望其成凡今繇科目奮他日公卿將相率是焉取世固於彥中有望某搏士也與彥中有同舍之義故無愛其一言

送喻秀才序

何中

客有授中二賦及詩者讀之體裁高雅音節清妥中異之曰此深於昌黎韓子之文者果誰氏耶則以清江喻立對中蓋心之矣迺祐丙辰夏始識於封溪之上貌癯而神腴與之言信好古者中益異

元文類卷之三十一
之問何師曰師皮李賢氏則中友人也比年又嘗
之武昌從王佐才能觀復遊中又有以得其所從
焉再見請曰立將造臨川山拜吳先生能一言以
紹立其可中咲曰子奚見吳先生為先生之學古
學也科舉取士囊工則得學先生之學殆將不利
於子子奚見吳先生為立曰科舉外也雖求之不
改必得先生之學內也非必求安得之且且立取
友曰方多矣冥然而趨不知其九折之阪歎其四
達之衢歎今距先生不十舍許願執箕箒探而拚
焉時先生之講說或聞一言守之終其身而後失

豈不可乎中歎曰嗚呼世獻齷齪相濁相貨財化居
時逐虎噬而鷙攫山崇而海錄赫然盛氣勢懣孱
豎腐息目賜睽而耳項縮凡不可致者皆可以指
喙得初不必辨形聲校點畫於斯時也求其能事
程試已若魯麟穎鳳祥蹄而瑞蹠矧能孤征重趼
相從於寂寞之宅乎壯矣哉子之志也雖然中嘗
聞夫子弟子凡三千人而孔氏家語遷之列傳總
七十有七至見於魯論者無幾人幸而親遇聖人
之時又幸親游聖人之門姓名不少槩見何哉豈
非歷聘諸國之際無智愚賢不肖群而進退一再

識焉而已者不然何寡聞若是哉魯論諸子以能
答問故傳曾點漆雕開亞於回參者其言僅一見
點猶從容數語開則一語而已儻非夫子有以發
之則雖半語不可得而聞又孰知其爲見道也吾
意孔門諸人固有勝於點開者世亦不得而悉也
然則答問之功又何少哉今吾非敢以夫子况先
生亦非敢以孔門諸人擬子顧其理有相似然者
嗚呼人嘗患思古人而不可得見不知今人或勝
於古人亦未可知也乃常相慕於不可得見之時
而每相忽於相值之日其得謂之智乎前乎先生

者固不知世復有斯人也後乎先生者豈無羨子
之得見斯人者乎然則子之見也非幸歟子志夫
古學者也宜有以問先生先生之答子也宜可以
終身守之而不失也非止乎子之所已能也由其
答問而有傳非幸而又幸者歟先生之見子也知
子之嘗交於中也將必中乎問則以中之說而進
焉因是而中之說亦傳非幸而又幸者歟

南唐書序

天曆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
曰公向在南臺蓋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

訪得南唐書其於文獻遺闕大有所考證裨助良多且爲之音釋焉因屬博士程熟等就加校訂擬板與諸史並行之越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李昇系出憲宗四世間開困阨終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爲國褊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迺翰劉仁瞻潘佑韓熙載孫忌徐鉉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掩矧其間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蹟有可爲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

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絕嘗獻橐駝并羊馬干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爲猶未亡也邪宋承五季周統目爲僭偽故其國亡而史錄散佚不彰然則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號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辯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命議脩宋遼金三史而未暇他日太史氏復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

